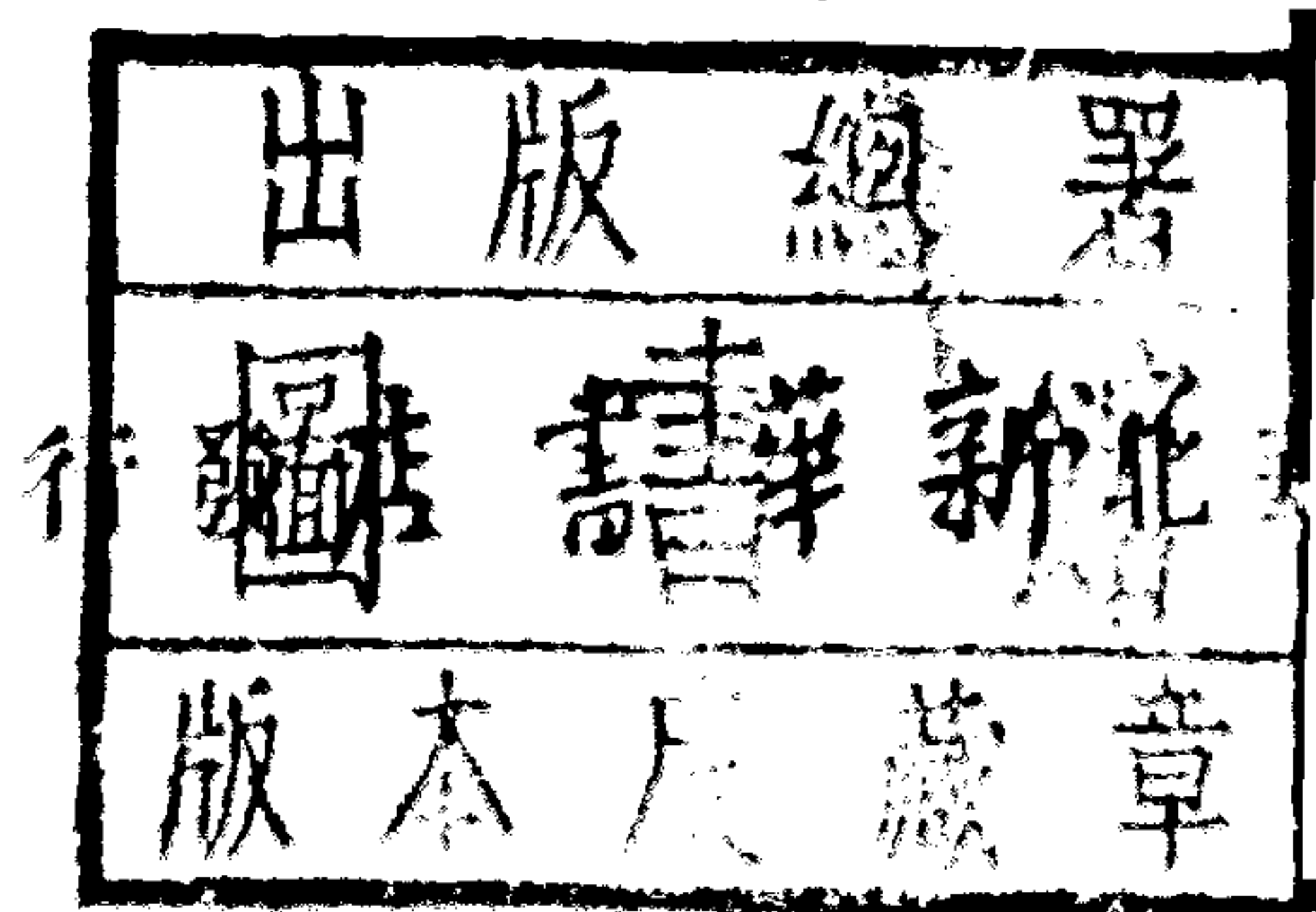


溫濟澤著

蔣介石罪惡史二章

527.88
738
~



溫濟澤著

蔣介石罪惡史三章

——「九一八」時代全國學生抗日鬥爭史的幾段回憶——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25311~~

25081

目 錄

卷頭語·····	(一)
蔣介石現形記·····	(四)
上海的怒吼·····	(八)
珍珠橋的血債·····	(一六)

527.88
738
2

—1—

卷 頭 語

在這本小冊子裏，要講三個故事。這些故事，都是我親身經歷過的。它埋藏在我的記憶裏，已經十六年了。它是中國青年反抗日寇侵略者和反抗蔣介石萬惡統治的英勇鬥爭史的一部份，是中國青年用自己的血和淚寫成的。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裏，日寇侵佔了瀋陽城。在賣國賊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縱容下，十六個鐘頭之內，日寇先後侵佔我寬城子、本溪、營口、四平街、安東、撫順、遼陽、開原、昌圖、長春、海城等十八個重要城市。這個驚人的國恥消息，使全國的人心都震動了。不到一個月，僅上海學生就向蔣介石政府舉行了兩次請願，要求立即出兵抗日。第一次（九月二十四日），蔣介石死也不肯接見。第二次（十月十五日），請願學生在秋風秋雨中堅持了半天一夜，不肯離開蔣介石政府，蔣介石被逼出來了，但他耍了一套下賤無恥的流氓手段，當面說謊，假裝抗日，企圖欺騙愛國的學生，使學生們從這次請願中，看清楚了他的原形，原來蔣介石是一個最大的漢奸賣國賊。

第一個故事——「蔣介石現形記」，就是講當時蔣介石現出賣國賊原形的情形。
在上海學生第二次請願之後，不到兩個月，賣國賊蔣介石又繼續做了三件喪權辱國的大事。



一件是，黑龍江軍民出動抗日，蔣介石絲毫不予接濟，逼得抗日軍隊內無糧草，外無援兵，不得不失敗。另一件是，在十一月八號、九號兩天，天津日寇便衣隊和憲兵無理挑釁，蔣介石却訓令河北省主席王樹常和日軍司令談判，締結了三項屈辱的條約：向日寇道歉；撤除天津防禦工事；並且取締反日言論。還有一件是，十一月下旬，日寇進攻錦州，他訓令施肇基向國聯提議，把錦州劃爲「中立區」，並且表示對外中國駐軍願意全部退到關內。

這一連串賣國的罪行，激起了全國人民更強烈的憤怒。十二月初，北平學生南下，向蔣介石政府示威，上海學生也組織了示威團，和北平學生聯合行動。

在上海學生準備組織示威團到南京去的時候，蔣記上海市長張羣，蔣黨上海市黨部常委陶百川，蔣記上海市公安局長陳希曾，聯合佈置了一個大陰謀，指使了一幫蔣記特務匪徒，破壞學生愛國運動，毆打愛國的學生。憤怒的上海學生和市民，成千成萬的人，立刻包圍了市政府，活捉住張羣，組織了民衆法庭，公審破壞學生愛國運動的蔣記特務匪徒王福生，懸賞通緝逃犯陶百川和陳希曾。

第二個故事——「上海的怒吼」，就是講這一段事情。

上海學生示威團到了南京、和北平、南京、廣州、廈門、濟南、安慶、蘇州、無錫等地示威團，一共三萬多人，在十二月十七號，聯合舉行全國學生總示威。南京——這一座白色恐怖的都城，被羣衆怒吼聲震動了。賣國賊蔣介石派出大批軍警，用刺刀、步槍、機關槍、小砲，還出動了飛機來對付愛國的學生。在珍珠橋，造成了驚人的血案，學生死傷一百多人。

第三個故事——「珍珠橋的血債」，就是這一次血案的紀實。

事情已經過去十六年了，但是一直到現在，知道的人還是很少。因爲在當時，蔣介石嚴厲禁

止各地報紙披露這些消息。一九四三年（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出版的那一年），『九一八』十二週年紀念的時候，延安『解放日報』曾經發表過『九一八』以來蔣介石賣國言行的資料，但是很簡單，對於這幾件事，只有珍珠橋慘案，提到了幾句，其餘的就沒有去提它。同年九月，我在『解放日報』上發表過一篇關於到南京請願的回憶，也簡單而不完全。

現在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全國人民公審蔣介石匪幫、和蔣介石匪幫算總賬的時候已經不遠了。蔣賊的賣國罪行，蔣賊欠下的血債，蔣賊和中國人民結下的血海深仇，一件一件，我們都必須清算。因此，我應該憑着忠實的記憶，把這些事情詳細講出來。並且要爲珍珠橋血案中所有烈士們報仇！要賣國賊殺人犯蔣介石『拿血來還血，拿命來償命』！有朝一日，我們重登南京城頭，一定要用蔣賊的頭顱，來血祭先烈們的英靈！

蔣介石現形記

「九一八」國恥事件發生以後，不到一個星期，上海各大學各中學都成立了抗日救國會，紛紛舉行罷課。在二十四號那一天，上海十幾萬罷課的學生，派了兩千多個代表到南京去請願，要求蔣介石政府立即出兵抗日。蔣介石死也不肯出來接見，請願一點結果也沒有。

全國愛國抗日運動繼續高漲。十月初，上海八十萬工人向蔣介石政府要求：立即出兵抗日；並且要求發槍彈給他們，去參加抗日戰爭。商界、婦女界也跟着向蔣介石政府提出了抗日的要求。而蔣介石呢？死心踏地抱着不抵抗主義，天天繼續宣稱「忍辱含憤，逆來順受，等待國聯解決」。對於全國廣大人民的呼聲，裝聲裝氣，裝做聽不見。

上海學生氣憤極了，又聯合組織第二次赴京請願。這次人數比上次多了一倍多，一共有五千多人，十月十四號晚上，從北火車站乘夜車出發，十五號早晨到了南京。

蔣介石實在無恥呀！他聽說上海學生又來請願，慌慌張張，連夜下了一道密令給他御用的蔣黨南京黨部，命令他那一幫壞蛋們趕快散佈謠言，說蔣介石日內就要北上抗日了，命令中還要他們緊急「動員」南京的市民，就在十五號這一天，舉行了一個「獻旗典禮」，演這麼一齣戲：歡送蔣介石將軍北上，向蔣介石獻旗。蔣介石以為這樣就可以緩和學生請願，然而這一套鬼把

歲，連三歲小孩子也沒有騙得住。

請願學生擁進了蔣介石政府的大門，要蔣介石出來接見。蔣介石躲在裏面，一直快到天黑的時候，始終不肯出來。天黑了，刮着一陣陣的涼風，又下起一陣陣的秋雨，學生們又派代表進去交涉，蔣介石還是不肯出來。

在秋風秋雨的寒夜裏，學生們露天站了一整夜。大家不斷地怒吼着：

「反對不抵抗主義！」

「嚴厲懲辦出賣東三省的漢奸賣國賊！」

「不答應出兵抗日，不回上海去！」

「……………」

各校同學還輪流唱着自己的校歌，那時候，還沒有一個救亡歌曲。

天亮了，大家又派代表去交涉，堅決表示：不出來接見，不答應同學們的要求，大家絕對不離開蔣介石政府。蔣介石畏畏縮縮，推推諉諉，一直快到中午的時候，才答應接見。

蔣介石被逼出來了，大家憤怒地高呼口號：

「立即出兵抗日！」

「收復東三省失地！」

「反對不抵抗主義！」

「嚴厲懲辦出賣東三省的漢奸賣國賊！」

「……………」

蔣介石脫下軍帽，露出禿了頂的光頭，瞪着眼睛，看了看向他怒吼的學生羣衆，然後在口

袋裏摸來摸去，摸出一疊紙，原來是他「訓話」的稿子。他企圖按照他的老習慣，拿起稿子就唸，可是剛唸了幾句，就被羣衆的吼聲打斷了。

羣衆中有人厲聲質問說：「你要我們安心讀書，不問政治，可是，東三省的大片國土，已經受到敵人鐵蹄的蹂躪，眼看着亡國的慘痛，就會臨到我們頭上，試問我們怎麼能安心？」

蔣介石沒有提防，一下子回答不出來，接連說了三四個「這個……這個……」，又接連說了五六個「這個……這個……」，才說出：「這個是政府的事情，國家大事由政府去辦，你們用不着過問。」

羣衆怒吼起來，有的說：「『政府』採取不抵抗主義，把大片國土奉送給日本帝國主義，我們不能不問！」有的說：「『政府』不能保衛國土，不能保衛國家主權，試問究竟在幹什麼事？」

蔣介石想威嚇一下學生，左手向桌上一擡，右手向桌上一拍，擺出流氓樣子，咆哮起來說：「誰要辯？把頭拿到桌子上來辯！」

請願團的總代表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我們代表上海幾十萬學生來請願，爲了祖國的生存，我們絕不怕犧牲。如果不答應出兵抗日的要求，不論『政府』怎樣對待我們，我們將堅決奮鬥到底！」

全場掌聲如雷。

蔣介石看看學生氣勢洶洶，連忙退讓，他說了十幾個「這個……」，然後說：「這個出兵有關軍事祕密，政府正在周密計劃。」

同學們見他理屈詞窮，更緊逼一步問：「我們要求公開宣佈抗日的國策，公開對日宣戰，這

並不是什麼軍事秘密。我們是要你公開回答：究竟抵抗不抵抗？」

蔣介石知道威嚇手段已經失敗，於是欺騙說：「抵抗是要抵抗，只是現在還不能宣佈。」

同學們更緊逼着問：「什麼時候可以宣佈？」

蔣介石看到越逼越緊，爲了早點逃脫，於是又要起流氓手段，裝出很爽快的樣子說：「這個……這個只要三天。」

請願團的總代表看出這是騙人的，於是更逼他一步說：「現在請你把三天後宣佈出兵抗日的諾言，寫下來，給我們帶回上海去。」

蔣介石更顧說：「我說做就做，不必要寫下來了。」

總代表嚴正地說：「既然能說，爲什麼不可以寫下來呢？」

蔣介石被逼得沒有辦法，他皺了一下眉頭，又說了好幾個「這個……」，然後說：「這個我回去寫。」

同學們要他當面寫，他一轉身就逃脫了。

大家等了半個多鐘頭，又派代表進去交涉，好一會兒，張治中拿着蔣介石寫的東西出來了，說這叫做「手諭」。張治中把「手諭」宣讀了一通，盡是些「安心讀書」、「讀書救國」之類的屁話，聽到末了，沒有一個字，沒有一句話提到三天後宣佈出兵抗日。大家知道上了當。

然而，大家從這次請願中，却看清楚了蔣介石的真面目，原來蔣介石是一個堅持不抵抗主義的最大的漢奸賣國賊，是一個毫不顧信義、當面說謊的大騙子，是一個最卑鄙無恥的大流氓。因此，以後學生再不向他請願，而向他示威了。

上海的怒吼

是十二月九號吧？也許是七號，我記不清楚究竟是那一天了，上海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市的大事情。

在這一天中午，上海大學聯和中學聯召開緊急聯席會議，聽取剛從南京化裝來到上海的中央大學學生代表的報告，報告北大示威團在南京遭受蔣賊毆打和屠殺的情形。他們迫切等待上海學生的援助。關於北大示威團南下示威的消息，因為賣國賊蔣介石嚴厲禁止各家報紙登載，只有極少數的報紙零星地洩露了一些，所以上海學生原來知道得很不清楚。

開完了會，代表們剛走到馬路上，突然有一幫蔣家特務，拿層木棒，衝打過來。學生們倉卒應戰，一面齊聲喊道：「打走狗！打走狗！」一面揮起拳頭，衝打過去。打灰了一團。電車和公共汽車都停駛了。正當混亂的時候，沒提防有幾個特務把中大代表綁架上一輛小汽車，一剎那就開跑了。學生們拚命地追，沒有追着，只捉到一個綁架中大代表的特務匪徒。

震動全市的大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全上海的人民都憤怒起來了，騷動起來了。大家紛紛議論着：為什麼在馬路上公然發生毆打和綁架愛國學生的暴行？

「包圍市政府去！」

「向市政府要人去！」

這立刻成了全市學生行動的口號。一部份工會和商會，也跟著行動起來了。

下午四點多鐘，學生大隊的先頭部隊跑步到達了市政府。繳了門口衛兵的槍，拿起槍來，直奔辦公室，活捉住當時的上海市長張羣。通着他下命令，把市政府衛隊所有的槍都繳了。學生們立刻組織了一支武裝糾察隊，佩上了白布紅字的臂章，把守着市政府的大門和後門，把守着市政府裏所有的電話機。

兩萬多羣衆，大部份是學生，小部份是工人和店員，擠滿了市政府一進大門的廣場，連市政府門口的馬路上也擠滿了人。

張羣被武裝糾察隊從辦公室裏拖了出來，站在廣場前面一個高台子上，光着頭，臉色蒼白，像是一個待決的犯人。

「立即釋放被捕同學！」

「嚴厲懲辦毆打和綁架學生的兇手！」

「嚴厲懲辦主使者！」

兩萬多人的吼聲，像是六月天的響雷，預報着大雷雨就要來到了。

羣衆推舉出一個二十多人的主席團，開大會審問張羣。

羣衆：「中大代表，現在被禁閉在那裏？必須趕快釋放出來！」

張羣半低着頭，低聲說了一句什麼，大家聽不見。

羣衆吼起來：「聲音大一點！不要裝死！」

張羣畏縮地說：「我真的……真的不知道，這完全是……是我手下人幹的！……」

張羣的話還沒有講完，廣場裏就從四面八方發出了憤怒的吼聲。

這一羣人喊：「胡說八道！」

那一羣人喊：「不准抵賴！」

另一羣人喊：「不把被捕同學釋放出來，絕不甘休！」

馬路上的人羣也跟着喊。

羣衆的吼聲好像是驚濤駭浪，萬馬奔騰，張羣被嚇住了。

主席吹了一聲很長的哨音，拿起了擴音的喇叭筒，向大家說：「現在主席團正式宣佈：不釋放中大代表，我們絕不恢復『張市長』自由！」

羣衆掌聲如雷。

張羣向主席看了兩眼，又把頭低下去。

羣衆要求張羣把這次陰謀的內幕情形趕快老老實實講出來，馬上把中大代表釋放出來。

張羣起初還是支支吾吾，後來，驚濤駭浪般的羣衆怒吼聲又起來了，主席團也一再警告他：不說老實話，不放出中大代表，是絕對逃不過去的。終於，張羣吞吞吐吐說出了一部份實情。

他說：「這件事情，主要是市黨部常委陶百川，和市公安局長陳希曾幹的。今天早上，他們兩個人來找我，談了他們的計劃，準備在學聯開會之前，就捉住中大學生代表，把他秘密押送回南京去。……」

他們以爲：這樣就可以割斷上海和南京學生之間的聯繫，就可以把在南京的北大示威團孤立起來，就可以阻止上海學生到南京去示威，就可以把各地的學生運動壓服下去。這是一個多麼如

意的算盤，又是一個多麼毒辣的陰謀啊！羣衆更加憤怒了，一致決議：組織民衆法庭，公開審判這個陰謀案件。同時授權給主席團，互推五個人担任法官，指定若干人担任書記官，指定若干人担任衛士。

一會兒，主席團宣佈：民衆法庭正式組成了。

民衆法庭寫好了傳票，派了四十幾個武裝糾察隊員，分頭去捉拿陶百川和陳希曾兩犯，到底聽候審判。和張羣對質。

可是，陶百川和陳希曾已經在幾個鐘頭之前搭火車逃到蔣家匯集南京去了，沒有捉到。民衆法庭立刻起草了一個通緝令，懸賞緝拿破壞愛國運動的在逃凶犯陶百川和陳希曾。捉來活的，各賞洋三萬元；捉來死的，各賞洋一萬元。通緝令起草好了之後，主席團宣讀了三遍，全場一致通過。並且決議抄寫幾份，送到上海各大報紙去刊登。爲了保證各家報紙一定刊登出來，主席團指派了二十幾個代表，分頭到各報館去交涉，向他們說明事件真相，要求他們援助；同時強迫張羣在送給每一家報館的通緝令的底稿上，簽了名，蓋了章，並且都寫了「應予刊登」幾個字。

通緝令發出去之後，張羣趁機要求讓他去休息休息。

羣衆又吼起來：「不行！不行！」

這時候已經是深夜兩點多鐘了。從昨天下午四點多鐘起，已經整整十個鐘頭。兩萬多人擠在廣場上和馬路上，不知道疲倦，不知道饑餓，一陣陣的寒風吹來，也不知道寒冷。他們的心，正在戰鬥着，他們的血，正在沸騰着。

爲了能够快些查出中大代表的下落，民衆法庭宣佈：把昨天當場捉到的特務兇犯捉來公審。兇犯寄押在一個離市政府較遠的地方，等到武裝糾察隊把他捉來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

武裝糾察隊抓着他，從人羣中走過，一直送上法庭。兇犯已經完全沒有昨天那種「威風」的樣子了，兩手被反綁着，臉色灰一塊，白一塊，走路跌跌爬爬的。他個子很矮，頸子很短，眼睛很小，從人羣中走過時，不時地東張西望，好像一隻駭怕見人的老鼠。

民衆法庭宣佈：公審開始了。

騷動着的人羣，開始慢慢地靜下來。

主席拿着擴音的喇叭筒，把法官問的話和兇犯答的話，隨時向大家重複說一遍，這樣，遠處的人也可以聽清楚了。

法官：「你叫什麼名字？」

兇犯：「我叫王福生。」

法官：「你是那裏人？」

兇犯：「浙江人。」

法官：「你多大歲數？」

兇犯：「三十六。」

法官：「你爲什麼要綁架學生？」

兇犯：「這是冤枉的。我走那裏路過，看見一大幫人打架，我就上去拉架……」

法官拍着桌子厲聲說：「不准抵賴！老老實實說出來，不老老實實地說，就要嚴厲懲辦你！」

羣衆憤怒地吼起來：「打！打！」

衛士奉了法官的命令，拿了一根大木棍，把兇犯的衣服剝下，就渾身的亂打起來。兇犯的背

脊，被打得血淋淋。

葉珍聲嘶力竭：「打得好！打得好！」

兇犯連聲哀求道：「我不敢抵賴了！我說老實話。」

這時候，證人也到庭了。證人有四個，一致證明：這個兇犯昨天曾經拿着木棍毆打學生，證人中有兩個被他打傷，一個腰部受了傷，一個腿部受了傷，中大代表也被他毆打過。他就是把中大代表綁架上汽車的幾個兇手中的一个。最後，這個兇犯就是被四個證人同時捉住的。

法官又拍着桌子厲聲說：「你還敢抵賴麼？」

兇犯：「不敢了！我說老實話，昨天中午，一個同鄉來找我，說是有任務，要我馬上跟他走，去打學生，還說，要把一個學生，個子高高的，戴着咖啡色禮帽，穿着灰布長衫，南京口音的，捉住綁上汽車。我不敢幹，我不想去，他說：這是陶委員的命令，非去不可。」

法官：「你那個同鄉叫什麼名字？和你有什麼關係？」

兇犯：「叫阿毛，是我的上級。」

法官：「什麼上級？你們是什麼組織？」

兇犯：「他是我的組長，我們都是國民黨員。」

羣衆中有些國民黨員嚷起來：「我們不承認這些人是國民黨員，這是一羣漢奸特務流氓！」

法官：「陶委員是什麼人？說出他的名字來！」

兇犯：「就是陶百川。」

法官：「那個被你們綁架去的學生，他現在會在什麼地方呢？」

兇犯：「按照原來的計劃，是在黃浦江一個碼頭，那裏停靠着一隻輪船，就把學生藏在輪船

的甲板底下，預備把他秘密送到南京去。」

這是一個令人何等緊張的消息！主席團緊急通知：各個學校，各個團體，馬上各派一個代表到台上來，向兇犯問清楚了更詳細的路綫，代表們就分乘了十幾輛汽車，出發去尋找中大代表。

法官宣佈暫時退庭，兇犯由衛士看管着，站在張琴旁邊。

過了一個多鐘頭，汽車回來了，代表們擁抱着一個戴着咖啡色禮帽，穿着灰布長衫，個子高的人，從人叢中擁向主席台，這原來就是兩萬多人所要求釋放的中大代表呵！人羣歡跳起來，無數的手帕在空中飛舞，成萬頂的帽子被扔向天空，歡呼聲和鼓掌聲二十多分鐘沒有停息。

中大代表站在主席台上，左手擰着腰，腰部受傷很重的樣子；右手舉着帽子，不停地向人羣揮動。他似乎太感動了，好久發不出聲音來。十幾分鐘之後才講話。

「謝謝同學們！我回來了！」又停了一會兒，他接着說：「昨天我被綁上汽車之後，匪徒們就用繩子反綁起我的手，我的眼睛也被他們用黑布蒙起來了。汽車轉了好些圈子，後來在一個地方停下。匪徒們把我扔進一個很黑很小的地方，就把我關在裏面。我想法子解去了手上的繩子，又解去了蒙眼睛的黑布，我看清楚我是被關在一隻輪船的甲板底下，我想逃出來，可是上面壓得很緊，外面還有人在看守着。一夜來，我聽着浪濤衝擊船板的聲音，我想，匪徒們也許要把我秘密處死在江裏。然而我相信：賣國賊只能殺死我的肉體，絕不可能阻擋住全國同胞抗日的浪潮！全國同胞一定有力氣要把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打倒的！今天我看見了這麼壯烈的場面，我非常感動，我更相信團結的力量是偉大的！……」

羣衆的掌聲和口號聲，好幾次打斷了他的講話，最後，掌聲和口號聲一直持續了十幾分鐘。散會的時候，示威游行，隊伍走這一條馬路，又一條馬路，路上許多人，許多商店裏的人，

都湧進隊伍裏來。幾萬人的行列，吼出了反抗的聲音。記不清是走到一條什麼馬路，兩個東北籍的警察，聽到隊伍高呼「東三省永久是我們的！」「誓死不做亡國奴！」他們激動得流下淚來了，自動跑進了隊伍，和大家一起行進，一起怒吼。

報童們在人叢中鑽來鑽去，聲音也特別莊嚴而響亮：「看報！看報！看！通緝陶百川！看！通緝陳希曾！」

這一天，全上海不願做亡國奴的人，都怒吼起來了。憤怒的吼聲沉重打擊了漢奸賣國賊的心臟。

珍珠橋的血債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是「九一八」之後全國學生在南京舉行總示威的日子。也是蔣介石匪徒第一次公開屠殺抗日青年的日子。

上午九點鐘左右，中央大學操場上吹起了雄壯的集合號，北平的，上海的，和中大的學生示威團，排成了一支強壯的隊伍。廣州、廈門、濟南、安慶、蘇州、無錫等地的示威團和南京其他學校的同學，都在金陵大學的操場集合。兩支隊伍，按照預定的計劃，各自出發，走到中山路鼓樓，就像兩股山洪一樣，匯合成一支洶湧澎湃的巨流，浩浩蕩蕩，足足有三萬多人。上海學生示威團在最前面，高舉着示威團的大旗。

大家狂呼着口號：

- 「立即出兵抗日！」
- 「收復東三省失地！」
- 「反對不抵抗主義！」
- 「反對賣國的外交政策！」
- 「反對壓迫愛國運動！」

「……………」

雄壯的吼聲震動了這一座白色恐怖的都城。山好像要崩裂，長江也好像在怒吼。南京的一切好像都在變了。隊伍走過蔣政府外交部和蔣黨中央黨部的門前，大門都緊閉着，而且反上了鎖，那一羣一羣見不得羣衆的魔鬼都不知逃到那兒去了。平常敢怒而不敢言的市民們，現在都從家裏，從店舖裏，湧上了街頭。老年人激動得流着淚，年青的紛紛跑進隊伍，和學生們挽着臂膀，一起怒吼，一起前進。

隊伍走過中央日報館，這是蔣家朝廷的代言機關，幾天來，天天污蔑到南京示威的同學爲「暴徒」，天天宣傳不抵抗主義等漢奸言論。憤怒的羣衆一下子就衝進去，裏面的人早跑光了，編輯部和排字房被搗毀得稀爛。

前面的隊伍到達了蔣介石政府的門口，幾個衛兵正在那裏慌慌張張地鎖鐵門。學生們圍着鐵門，怒吼着示威的口號。

突然，後面隊伍傳來的消息，說是在中央日報館附近，在珍珠橋，同學們被蔣家軍警截擊，有二百多同學已經被捕了。一個被捕後逃出來的中國公學同學，兩隻手還被反綁着，拼命跑到前面來，狂喊着：

「趕快去搶救被捕同學啊！」

前列隊伍的總指揮把隊伍整頓一下，立刻發出一道命令：

「跑步！趕到珍珠橋！」

熱血湧上每個人的心頭，和賣國賊戰鬥的時候來到了！大家一口氣就跑到了目的地。大批荷槍實彈的蔣家軍警，把守着中央日報館的那一條街，槍口向着我們，被捕的同學被包圍在裏

邊。

我們向蔣家軍警高呼：

「愛國的軍人，不殺自己的同胞！」

「把槍口向着日本鬼子去！」

蔣家軍警起初呆呆地端着槍，一聲也不響。突然，在他們的後面，衝鋒號響了，槍聲響了，還有人喊：「殺！」於是，橫七豎八的刺刀衝過來，幾十條扁担打過來。高舉着示威國旗幟的那個同學，第一個被刺刀刺傷了，後腦部傷口很大，流了很多血。接着又有好幾個同學倒在血泊裏。一批倒下了，後一批又衝上去。

我們繼續怒吼着：

「打日本鬼子去！不要殺自家人！」

十幾分鐘的功夫，死傷的同學已經有一百多。有幾個同學被刺刀刺傷了，又被推到河裏去。珍珠橋，珍珠橋下的流水，都被英雄們的愛國熱血染紅了。

突然，從另一條巷子裏，又闖出來一股蔣家軍警，把我們在最前面的二百多人和後面的隊伍切斷了。同學們奮勇突圍，一部份衝出去了，一部份被捕了，我和另外十五個同學隱避到一家米店裏。

米店老闆把我們引到樓上。他說：「你們就在這裏，不要作聲，軍隊來了，我就說沒有人。」

我們看看這一間小房子裏，有桌子，有凳子，還有幾根木棒，都可以當作武器。如果蔣家軍

警進來，我們就居高臨下先打死或打傷他幾個再說。

小樓上有一個小窗子，可以看到下面的街道。夜色漸漸籠罩了珍珠橋，蔣家軍警大部份都退走了，留下來一小部份，在路口，在街上，密佈着崗哨。四周圍都戒嚴了。路上斷絕了行人。

夜半的時候，忽然有幾輛卡車的聲音，由遠而近，在珍珠橋街道向中央日報館的轉角處停下了。米店老闆還沒有睡覺，他一直守在樓下，這時候，他輕輕跑上樓來說：「卡車來運屍首了，好些學生的屍首，堆在報館那條街上。」

隱隱約約地，看到街道上有燈光，聽到街道上蔣家軍警跑來跑去的聲音，又聽到搬運「東西」上卡車的聲音。一會兒，這些聲音停息了，卡車又響動了。喇叭聲顯得特別悲慘而淒厲。這一定是蔣介石匪徒把烈士們的遺體拖去毀屍滅跡了。我們肅然站起來，向那些被卡車拖走的無名英雄們致哀。我們流着滾滾的熱淚，心裏默默地發着誓：英雄們！你們的血不會白流！珍珠橋的仇恨，我們一定永久永久地記憶在心裏。全中國的人民，都將踏着你們的血，更勇敢地前進！中國絕不會長期處在黑夜之中，光明終有一天會來到的。

昨天下午，隊伍被衝散了以後，絕大部份同學都回到了中央大舉。受重傷的同學都被抬回來了，還有幾個同學，在中央日報館後門口的河裏撈起了一個屍體，也抬着回來了。死者是上海文生氏英文專修學校的同學，名字叫楊桐恆，是一個英勇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屍體抬進中大的時候，許多同學都失聲痛哭起來。

當天晚上，各地代表團聯席會議決定：十八號繼續總示威，用再一次總示威來回答珍珠橋的血案。

可是，十八號天還沒有亮，大批蔣家軍警就闖進中央大學來了。中大門前的成賢街和旁邊的大石橋、石婆婆巷也被蔣家軍警把守住了。據以後調查，這些軍警屬於蔣軍六十一師直屬第二團，憲兵部交通憲兵第一團和警察廳的保安隊。

闖進中大的軍警，在一個什麼團長的指揮之下，把同學們都趕到操場裏集合。操場的四圍密密地架着機關槍，還有幾門小砲。天剛亮的時候，又有兩架飛機在中大上空低飛盤旋。

同學們都到了操場裏的時候，那個不三不四的團長宣佈，說是蔣介石有命令，各地學生必須馬上離開南京。同學們氣憤極了，紛紛提出抗議，那個團長向天空開了一槍，同時強迫那些軍警把各地學生一隊一隊地押送到火車站去。

同學們向軍警展開愛國的宣傳，有的高呼口號，有的演講，軍警有的默默地不作聲，有的同情地說：「那個中國人不愛中國？這是上級命令，我們也沒有辦法。」有的憲兵說：「我們從前也是中學生，幹了這一行，唉！……」

那個團長在催促着：快些到火車站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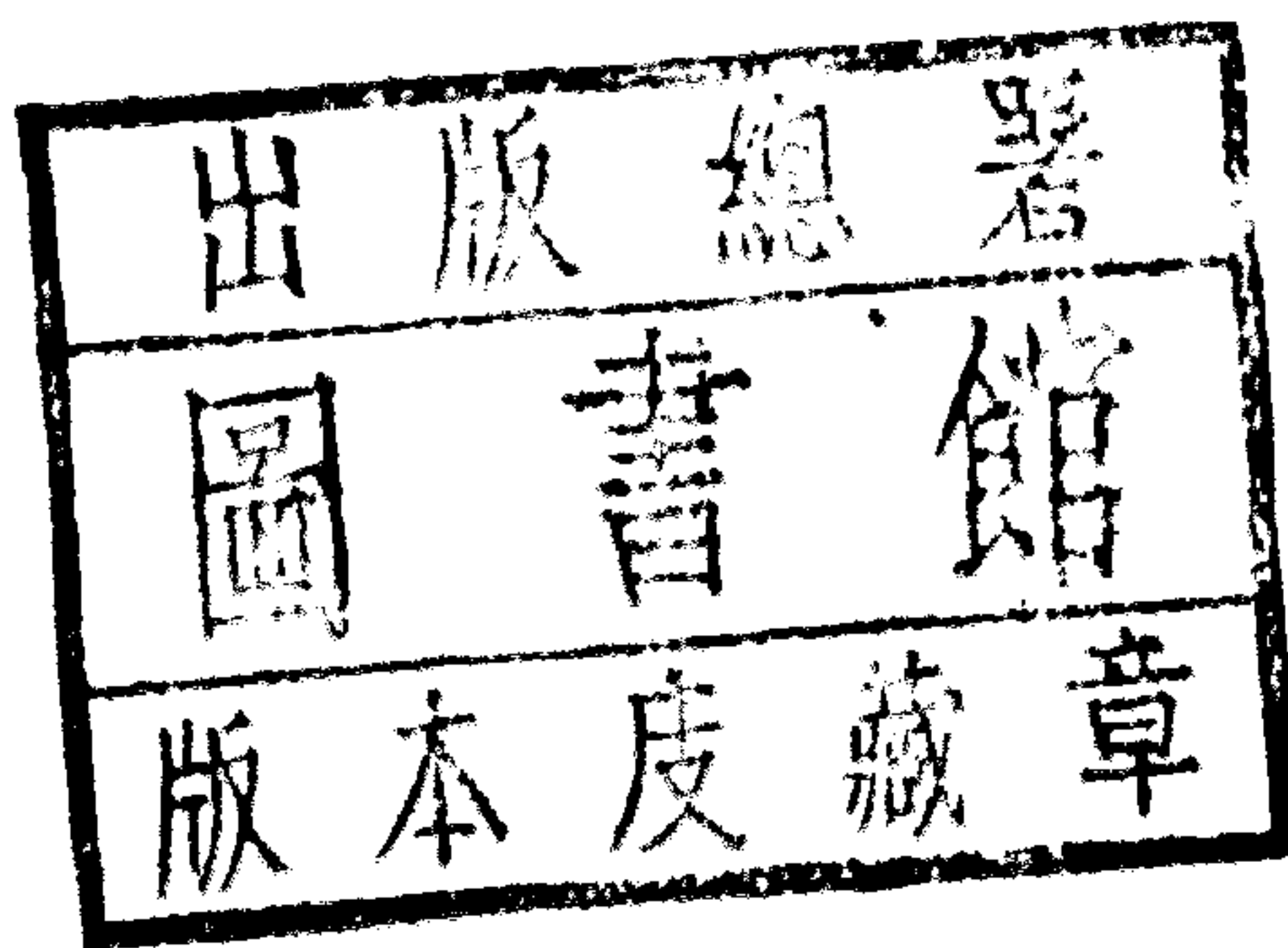
上海同學抬着烈士楊桐恆的屍體，團長那個傢伙跑過來阻止，說這也是蔣介石的命令，不准把屍體帶回去。上海同學一致強烈地抗議，那個傢伙無話可說，最後他自己轉了一個彎子說：「這個犧牲的人，是他自己跌在河裏淹死的。你們抬回去，絕不能說是『政府』殺死的。」

一個同學忍不住地怒吼起來：「他身上刺刀的傷痕，也是自己戳的麼？」

當各地同學被迫分別的時候，幾萬人都互相高呼着：

「繼續奮鬥到底！」

「打倒漢奸賣國賊！」



「爲死難烈士報仇！」

蔣介石匪徒們以爲，經過這一次大屠殺，經過機關槍、小砲和飛機聯合的威脅，學生愛國運動也許從此會被鎮壓下去吧？然而，不到一個星期，十二月二十四號，上海學生和市民公祭烈士楊桐恆的那一天，就又舉行了一次十萬人的大示威。一個月以後，「一二八」淞滬戰爭爆發，淞滬一帶的愛國官兵、工人、農民和學生，就拿起武器，和當時蔣介石匪幫的乾爸爸——日本帝國主義，進行直接的武裝戰鬥了。

一九四七年「九一八」夜十一時完稿

蔣介石罪惡史三章

著者：

溫

濟

澤

出版者：

華

北

新

華

書

店

發行者：

華

北

新

華

書

店

一九四七年十月出版

1	1947
A	10
4810	

I. 27

.88